

雁岭新风

通化地区文化局 编

7.7

雁 岭 新 风

通化地区文化局 编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

1970年5月第1版 197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0,000 册

书号：20031·038 定价：0.32元

目 录

诞 生.....	郭焕金 (1)
老柳增翠.....	高 潜 (18)
雁岭新风.....	郑国刚 (37)
灭虫姑娘.....	李永新 (53)
老闯将张大奎.....	苏 敏 (63)
新书记.....	孙树发 朴尚春 (75)
柳林春色.....	陶传珪 (91)
风云岗.....	阳 苗 (106)
春梅上阵.....	王守政 刘文华 (116)
“老贫管”进校.....	王兆田 (126)
风流人物.....	蓝 雨 (140)
后 记.....	(156)



诞 生

郭 焕 金

“当，当，当……”

浑厚的钟声，顺着中央大道，一直传送到新风水泵厂的各个车间里去。这钟声告诉人们，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五日开始了，新风水泵厂的盛大节日到来了，厂革命委员会就要在斗争的风雨中诞生了！于是，灯火更加明亮，机器起劲地高唱，人们那翻腾的心潮也更加激荡了。厂院里，贴出了一张张“革命委员会好”、“抓革命，促生产，以优异的成绩向革命委员会献礼”等大字块。装配车间里，一排排总装完毕的水泵，在待命出征。人们胳膊上的一个个印有“红色造反者”的袖标，象一团团烈火，跳动着，燃烧着，那颜色更加火红，那光彩更加夺目！

会议室里的灯光整整亮了一夜，厂革命领导小组会议刚刚在这里结束。会上定了两件大事：一是今天下午召开全厂职工大会，成立革命委员会；二是把明天完成的一千台水泵的任务提前在今天上午完成，向革委会献礼。这两件大事一

传到车间里去，象滚油锅里撒上盐粒，啪啪地爆起来。

厂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大联合总部负责人、共产党员赵明，送走了战友，健步走到窗前，解开扣子，推开了窗户，让那春风吹着他那火热的胸膛。望着那显露在晨曦中的厂房，凝思着。他，身材高大，结实，宽绰绰的肩膀，千把斤的担子压上去，腰都不会弯。一套褪了色的黄军装，沾着机器油渍的芳香。左臂上戴着个火红的袖标，那上边舒卷着战斗的风云。

赵明转过身来，对副组长宋玉山说：“革委会即将诞生了，斗争赢得了胜利。可是胜利的前夕，也是斗争最激烈的时候。”

宋玉山望着这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人，心里那喜爱、尊重、信任的感情拧在一块儿。听了赵明的话，他赞同地点点头。

“张勇反映，这两天丁仁总在装配车间转悠。”赵明把两道眉毛并成一条，“这家伙不死心。”

“这个走资派！”宋玉山恨得直咬牙。几年前，宋玉山在装配车间担任党支部书记，由于抵制厂长丁仁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吃了多少苦头！在部队当过指导员的赵明转业来厂，支持宋玉山，丁仁把他们打成“反党小集团”，还把赵明关在小屋子里去“反省”。把个宋玉山急得火冒钻天，向市委一连告了丁仁三状。正在这时，毛主席亲自点燃文化大革命烈火，赵明、宋玉山他们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同全厂革命造反派一起，揪出了丁仁这个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现在，革委会就要诞生了，丁仁这小子又要耍什么鬼花招？宋

玉山想到这里，把拳头通地往桌上一捶：“他休想！”

赵明抓起放在桌上的黄挎包，拦肩揩好。这挎包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就和他形影不离，虽说有些旧了，但上边绣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几个红字，经过风雨的洗礼，却更加耀眼鲜红了。他紧了紧挎包带，简直象个出征的战士，临行前对他的战友嘱咐道：“我到市里去汇报，你把会议准备准备，心要细些，眼要亮些……”

宋玉山一边答应着，一边把赵明送出大门口，转身往装配车间走去。装配车间是一溜大高房，三个大门开着，热腾腾的气流从大门喷出来。每个大门是一个生产组，他们三个组叫着劲儿地赛着。宋玉山知道，三组又走在前头了，便直扑第三个大门走去。冷丁，他收住脚步，见一个人弓着腰，伸着头，往里瞅呢！宋玉山细一打量，这不是走资派丁仁吗？不由得心头火起，大喝一声：“丁仁！”

“啊，啊，副组长啊！嗯，发生问题了，我想进去，可我是犯错误的人，不方便，嘿嘿，不方便！”

宋玉山两眼喷火：“什么不方便，我看是把你乐的。哼！过早了吧？什么问题我们工人阶级也能解决得了！”

“对，对！工人阶级伟大！”丁仁边说边退。

宋玉山抓过个送料车，推到了仁的面前：“给，多劳动，才能有所改造！”

“对，对！”丁仁推起送料车，慢腾腾地走了。

宋玉山转身进屋。他放眼一瞅，心里格登一下子。人们静静地望着他们的组长张勇。张勇是个二十出头的棒小伙子，手里托着套水泵轴承，满脸憋得涨红。

宋玉山走过去：“勇士，怎么回事，出事了？”

张勇抬头一看是宋玉山，就觉得鼻孔眼里发酸：“老宋，我们要扯全厂的后腿了，到这一班提前完成了安装任务。一清理，在工具台底下发现一套漏装的轴承！”

宋玉山一听，脸也变了色！他明白，安装水泵，配套下料，逢多必少，说明有台水泵少装了一套轴承啊！到底是那一台呢？拆开检查吧，怕三天三夜也完不成，影响献礼不说，今天晚上必须按时装车发货，如果拖延提货时间，不知有多少电灌站等着抽水，还不知有多少援外货轮等着它上船，不知有多少……他想到这儿，觉得事关重大，要赶快找赵明。他对张勇、也是对大伙，说道：“一切先都按原计划进行！这套轴承怎么查，等我们核计一下再说。”说完就往办公室走去，进屋就抓电话。电话打通了，但是，没想到，赵明汇报完早已走了。

再说赵明，汇报后就急忙返回来。路过东兴生产队水泵站时，不由得停住了脚，仄着耳朵细细地听着。他听出啾啾的泵水声中夹着嘎嘎的杂音。作为水泵厂的一个工人，听到这种声音，就是对自己的召唤。他大步走进了水泵房，劈头就问：“于大伯，水泵有毛病了？”于大伯一看是赵明，乐呵呵地说：“我正愁呢，你就来了，这可真叫做及时！”

这时，赵明已经脱下了衣服，拿起了扳手：“来，我看看。”

于大伯急忙送过别的家什：“怕是轴承有病，太老了。”

赵明一检查，果然是轴承套松了，紧了几次，都咬不住。还是赵明想了个小招法，才紧上了。他抹抹头上的汗，说：“太老了，该换轴承了。”

“可不是咋的，我们队长早就跟你们厂里的人说了，给解决一套对路的轴承，可到现在也没给拿来，地里又等水用，就这么将就着用呢。”

“跟谁说的呢？”

“是谁可不知道，反正是你们厂子的。”

“好，大伯，这一修，五六天内没问题，我们一定把轴承给送来。”

“中啊！唉，赵明啊，你们厂下晌成立革命委员会？嘿，队里派我当代表，去祝贺呢！”

“好啊！欢迎你去！”

赵明一阵风似地往回赶，迎面飞来一台自行车，车上坐着条大汉，两只粗壮的手臂把车把把得稳稳当当的，尽管轮转如飞，车不斜，身不晃。赵明从这骑车的架势就认出那是徐德勤师傅。赵明心里一动，要不是有急事儿，师傅不会飞车跑出来的。

“师傅！”

赵明的声音刚落，徐德勤已经从车上跳下来，站在他的面前了。

“师傅，你这是……”

“找你！”徐德勤几句话就把漏装轴承的事儿说明白了。

“大伙儿怎么样？”赵明问道。

“你回去看看就知道了。”徐德勤原来想把他的想法都兜给赵明。可现在赵明站在眼前了，他又不说了，觉得赵明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已经成长起来了，有些事情比自己想得更周全，看得更远。

赵明一声不响地望着他的师傅。一个师傅的面孔变做许多师傅的面孔，有那发发斑斑布满刚劲皱纹的面孔，有那红润润的挂着亮晶汗珠的面孔，也有那刘海下闪动着大眼睛的稚气的面孔，就是这些工人师傅给了他勇气和力量。在给丁仁贴出第一张刨根问底的大字报时，在丁仁一次又一次的反扑中，是这些工人师傅在他的周围筑起了一道铜墙铁壁，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现在，还是这些工人师傅团结战斗在他的周围，再难的关口也闯得过去。

徐德勤把自行车调过来：“给，你先走，周师傅他们正在开分析会呢！”

“分析会？”赵明握住了师傅那满是厚茧的大手，“又是师傅的主意。”

徐德勤咧着嘴，无声地笑着。然后，把车子交给赵明：“快！下午开大会成立革委会呀！”

赵明登上车子，象只鹰似地飞走了。他把那浓浓的眉毛压下来，一次再一次地嚼着师傅的话：“下午开大会成立革委会……”这分明是告诉我，轴承漏装，是对着革委会来的。是呀，一个新事物那能平平安安地诞生呢！江河解冻，要有几场春雷；桃花绽苞，要经过风雨地吹打，我们成立革命群众组织，实行革命的大联合，那一步不是在斗争中走过来的？如今要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仍然会有斗争的。

赵明进了水泵厂的大院儿，有个人拿着几张红绿标语，不知是贴好还是不贴好，见赵明回来了，赶紧问道：“这标语——”

“贴！”

“那，下午的会……”

“按时召开！”

“好哩！”那人也来了劲头，“啪”一声，把一条标语拍在墙上。

又一个人手里拿着几朵大红花，跑过来，见了赵明，扬了扬手中的花儿，问道：“你看这花儿——”

“好哇，红火火的！”

“这花想挂在革委会大牌子上边……”

“带劲！赶快去挂上吧！”

“对呀！”那人笑呵呵地走了。

赵明径直上了装配车间。到了一组的门口儿，伸头一望，车间空荡荡的，人少了一半。他问：“人呢？”

“到三组追查事故去了。”

赵明心中一紧，大步来到第二组门口。这里的人比一组还少。他问：“他们也到三组追查事故去了？”

“不，是参加辩论去了。”

赵明心中又一紧。赶紧上第三组。刚一迈步，就被人们的议论吸引住了。

“我看徐德勤那一锤子，敲在点子上了：为什么早不出晚不出，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冒出来？”

“我看是对咱革委会来的，想叫咱开不成会！”

“最怕成立革委会的是走资派丁仁。”

“这小子方才还在三组门口贼头贼脑地乱转转。”

赵明听着这些，心里滚热。这些师傅们既有敏锐的政治

嗅觉，又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就是这些一心为革命多作贡献的工人，就是这些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革命群众，就是这些责任心强，做活认真的工厂的主人，怎么会把轴承漏装呢？

“这个坏蛋，想叫咱干啥呢？”

“翻仓拆泵！”

这声音真象高山敲钟，响着呢！听这声音是徐德勤。赵明扭头一看，果然是他站在自己的身后。

“赵明回来了！”大伙围过来。

赵明把大手一挥：“走，上三组！”

三组的人正围着一张工作台，激烈地争论着。宋玉山站在人群中间，锁着个眉头。

张勇脸红脖子粗地问：“到底是谁少装了？赶紧承认！”他望望四周，没有动静，又说：“要是不说，造成后果，那问题可就大了！”他再一次用目光扫视着。

有人耐不住了：“不承认，干脆，翻仓拆泵！”

“对！”有人应道，“泵上有标号，是谁装的都有记录，查出来拿他是问！”

“这个办法最好！”丁仁抻着脖子喊。

“翻仓拆泵？”有人说，“那一千台水泵还能按期交货吗？下午的大会还开不开不了？”

宋玉山抹抹额头上渗出的汗珠，把握紧的拳头在空中一划，说：“只好这么办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没有轴承的产品出厂！就是大海捞针，也要把它捞出来！”

“走啊！”丁仁喊了一句，就往外冲，有些心急火盛的人

朝门口涌去。

“同志们，等一等！”

人们应声一看，是赵明，都立即停住了脚，上百双眼睛一齐看着他。跑在前边的丁仁，当头碰了个钉子，赶紧一缩脖隐在人群中。

赵明拨开人群，走到宋玉山跟前，接过他手中那套轴承，拿在手里掂量着。这时，屋里鸦雀无声，人们都知道，装配工出身的赵明，学徒几年，跟徐师傅学了一手绝活，虽说当了几年兵，回厂来那手上的功夫有增无减，又经过这一阵子的磨炼，连徐师傅都说：“比我强多了！”轴承只要到了他的手里一掂量，就能说出规格、型号，那怕规格只差一毫米，也休想从他的手中错装出去。这时，人们都屏住气儿，目光齐刷刷地望着赵明的那只手。

赵明轻轻地掂着，眉头渐渐地锁起来。宋玉山再也忍不住了：“赵明啊，规格、型号我都看过，一点也不错呀！快找吧！”说着伸手就去接那轴承，可赵明却把轴承紧紧地握住。

丁仁看到这种情景，出了一身冷汗，觉得再不出马怕要露馅，便跌跌撞撞地挤到前头，扬着脖子，抖抖颤颤地对赵明说：“我是个犯错误的人，不知有话兴说不兴说。”

赵明一看丁仁那假惺惺的样儿，两眼直冒火，正要问你呢，你送上门来了。好吧，敲碎葫芦看看你卖的啥药。赵明突然把手中的轴承向前一推：“兴说！你就说说这套轴承的来由吧！”

丁仁吃惊地倒退一步，阴阳怪相地笑笑，说：“我看这事很简单，轴承按数出库，配套下料，明摆着的就是漏装！”

“漏装?”

“漏装!对,是漏装,这一千台水泵是支援农业春灌急需,援外待运,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要翻仓拆泵?”

“对!不然让没有轴承的产品出厂,可要往革委会脸上抹黑呀!”

“谁想往革委会脸上抹黑,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我建议赶紧拆泵检查。”

“这你放心,不但要查,还要查个水落石出!”

“那就赶快翻仓拆泵!”丁仁扭头要走。

“不!”赵明厉声地说,“你为何如此急不可待?”

丁仁张着大嘴说不出话来。宋玉山、张勇也不解地望着赵明。

赵明一个箭步跳到工具箱上,望着这些战友们。战友们的眼光,是鼓励的、期待的。他胳膊挥动起来,那火红的袖标闪着耀眼的光亮:“同志们!我们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粉碎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出了在我们厂内的代理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丁仁,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今天,我们又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实现三结合,新风水泵厂革命委员会就要诞生了。可是,阶级敌人不甘心他们的失败,还要作拚死的挣扎,在我们迎接革委会诞生的战斗的节日里,他们还继续破坏和捣乱。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当我们越接近胜利的时刻,也是敌人越要垂死挣扎的时刻。我们要擦亮眼睛,继续战斗,不获全胜,决不收

兵!”

“不贪全胜，决不收兵!”人们的喊声，把整个车间震动了!

“同志们，这套轴承，不能就事论事，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清查。”

“对呀!”宋玉山、张勇几乎同时喊了出来。

“我建议大家，马上回到自己的战斗岗位，坚持抓革命，促生产。这事件，各车间、小组，好好分析一下，提供些情况，领导小组再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研究，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会，要按时开!货，要提前交!”

车间里，机器轰鸣，火红的袖标飞舞着，一台台新泵又装出来了。一条条线索摆出来了，一个个建议提出来了……

赵明拉着宋玉山来到材料间。宋玉山问：“还来得及吗?”

赵明笑了笑，不慌不忙地从材料箱里拿出一套新轴承，连那套漏装的，一块递给宋玉山，说：“老宋，你仔细瞅瞅，这两套轴承一样吗?”

宋玉山端量了一阵，比较了一回，说：“规格、型号都一样。”

“不一样!”

“啊?”宋玉山又看了看，比了比，“老赵，这是什么节骨眼儿，你还……”

“真的不一样!咱们库存的轴承是大华轴承厂去年的产品，这套多余的，很可能是现在五金公司出售的大华厂今年的产品。虽然是一个厂产的同一规格、型号的产品，但使用的钢材不同，所以轴承的分量不一样，你掂量掂量。”

宋玉山细一掂量，是不一样，钢材的颜色也有区别。拧着眉头想了想，问赵明：“难道会有人买个新轴承混到这里来？”

“敌人什么都干得出来。”

“真毒啊！”宋玉山放下轴承，心里又转了个劲儿，“大伙反映，我也看见了，丁仁这小子在三组那儿转悠过。会不会是他捣的鬼？”

“有可能。”赵明联想到东兴生产队水泵站于大伯说的情况，向老宋介绍了一遍，然后两个人一核计，宋玉山到车间、小组听情况，赵明去五金公司查售货底卡。

赵明骑着他师傅的自行车，去得急，回得快，果然查出有人代东兴生产队在十天前买走一套大华轴承厂一九六九年新产的轴承，售货员记得清楚，买轴承的人正是丁仁。他心里落了底，一路上酝酿着下一步的战斗计划。一进厂大门，看见许多人，都急急忙忙地往辩论台那儿走。

赵明赶到后，看见不少人正围着两张小字报在辩论。赵明挤过来细看，一张是黄纸黑字儿上面写着：“赵明是个投机分子，光抓革命不促生产，出了事故不拆泵查找，将会造成严重后果。强烈要求撤销赵明革委会主任候选人的资格。”落款是“反投机”。赵明又去看另一张，白纸红字，写的是：“坚决揭露破坏成立革委会的大阴谋，强烈要求，立刻召开辩论大会，澄清事实，揪出攻击赵明同志的黑手！”下边写着“揪黑手”。赵明一边看着，一边考虑着：为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时只见张勇跳到台上，大声说道：“轴承漏装是我张勇的事儿，怎么能弄到赵明身上？‘反投机’那小子在哪？有种

的站出来，跟我辩辩！”他说着，瞪着眼睛，四处搜寻，恨不得一下子把这个“反投机”拽出来才好。

宋玉山也说话了：“今天一早赵明去市里汇报，我在家主持工作，责任在我这儿！同志们，看来是有人想制造混乱，往赵明身上打算盘，破坏革委会成立。我们好好想想，是谁在咱们厂第一个贴出大字报揭发走资派丁仁的问题的？是赵明同志。

“丁仁妄想分裂我们工人阶级队伍，煽动资产阶级派性，又是谁带头回击走资派，促进了咱们的大联合的？也是赵明同志。

“赵明同志带领大伙，搞起大批判，帮助犯错误的干部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实现了革命三结合。今天革委会要诞生了，阶级敌人不甘心，想搞破坏，那是白日作梦。我们坚决拥护赵明同志进革委会。……”

这时台下报以热烈掌声，并纷纷高喊：“你说的对，我们拥护！”

张勇一看这场面，更觉得胆壮理直，叉开双腿，握紧拳头，大叫：“那个‘反投机’再不出来，就是没理了，我可要不客气了，给他撕下来！”

“对，撕！”丁仁伸手就要撕那小字报。可是一只大手攥住了他的手腕。这一攥，好似老虎钳一般，攥得丁仁骨酥肉散。歪头一看，是赵明。赵明两眼喷着火辣辣的亮光，真象两把利剑，直穿到他的心窝里来。于是，他说话也不成个儿了：“他，他，他反对你，我，我……”

赵明把手一甩，松开了丁仁，走到宋玉山面前说：“成绩是广大革命工人做出来的，不能记到我一个人的帐上！”

“他们要撤你!”张勇插上来说。

“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丁仁不是撤过我组长的职务吗?运动开始了,我和大伙一起造他的反,丁仁不是说我反党,让我反省吗?”

“你没有撤下火线,你在战斗。”张勇眼前又浮现出那一幕惊心动魄的斗争。

“后来,大伙选我作厂“红色造反者”这个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丁仁不是散布谣言,鼓动撤我吗?”

“我们没有撤你,倒是夺了走资派丁仁的权!”张勇说着,又想起了夺权斗争的情景。

“是呀,敌人是不甘心的,他们要反扑,但这只能是痴心妄想。今天,咱们厂实现了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就要诞生了,我心里无比激动和高兴。只要新风水泵厂的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者手里,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手里,我赵明不进领导班子也心甘情愿;但是,这是对我赵明个人来的吗?不是,这是对革委会的诞生而来的!”

人们无声地点着头。丁仁龟缩下去了。

“诞生,一个新事物的诞生,总不能平平安安,它要在斗争中诞生!”赵明指着那两张小字报,“这两张小字报,是两头烧火,一处冒烟,是对着革委会来的!”

“对!”

“是这么回事儿!”

“敌不住两张是一个人写的呢!”

“认认笔体。”徐德勤这时才对张勇指点了一句。

丁仁一听要认笔体,急忙想溜。